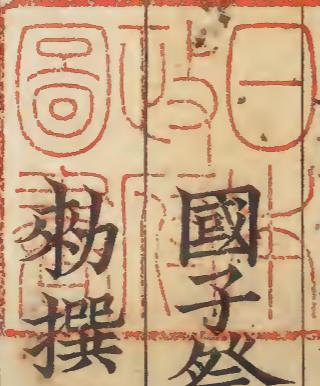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

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

泰誓三篇渡津乃作疏惟十有三篇正義曰惟文

既畢舉兵伐殷以上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

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

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

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

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

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

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
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
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街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
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
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
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
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
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
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
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
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
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
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
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此序同之武成
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
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
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
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
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
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

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立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

孟著河此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目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
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
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
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
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
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
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
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言梁
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
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

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
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
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經云
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
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
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
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惟十有三年**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疏**惟十至孟津
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
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
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
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
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
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
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
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
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
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傳
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
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
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
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疏**傳生之至為
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正義曰

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
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
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
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
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
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
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 **亶聰明作元**
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 **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

冒亂女色敢行
酷暴虐殺無辜

疏

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
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

酒然齊同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
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
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罪人以
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族官人以世 淫濫官人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
以政亂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

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
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目有大功乃
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求而以父兄

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

為惡或當因兄用**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弟故以兄協句耳

弟故以兄協句耳

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民財力 疏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

為奢麗 疏 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
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
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

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
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堦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

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
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

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
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

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
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
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
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剝剔孕

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疏傳忠良至暴虐正義曰焚炙俱燒

也剝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剝剝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剝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剝不知其姓名為
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姐
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鬻斗以火燒之然
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
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墜入中紂與姐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
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紂剖比干
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剝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

成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

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

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
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
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
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

棄祖父言其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乃

慢之甚也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言天佑助下民

能止其慢心為立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

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

遠其志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

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

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

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

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

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

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

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

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

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

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肉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

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

何敢遠本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

捨而不伐也者勝德鈞則

秉義者強揆度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

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受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三千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

故縱者與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祭社曰宜

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疏**傳祭社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疏**傳祭社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或醜攸行即去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

考是告廟以行故焉告文王廟也王制去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

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

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眾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疏

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

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

諸侯

盡會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

疏

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

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徧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貽背

稱犁老布棄不禮劬昵近

疏

傳貽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貽背者

去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者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鮐背之者稱黎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淫酗肆虐且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小人也

疏

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

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

聞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罪惡深**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之權命脅

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使下退桀命

罪浮于桀過浮**疏**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

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

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
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
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
心桀殺龍逢無割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
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剖胎斮
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
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 **疏** 傳剝
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
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
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
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
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
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
故重陳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之也

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其視紂罪與桀 **疏** 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
同辜言必誅之 **疏** 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
過死合死之罪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 **朕夢**
同言必誅也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

誅紂必 **疏** 傳言我至之占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
克之占 **疏** 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

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
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
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
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
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
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者不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而執心用德不同 **疏** 傳平

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

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 **予有亂臣十**

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人同心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 **疏** 傳我治至德同

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

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

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子

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内其一是婦人故先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 **雖有周**

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官括也 **親不如仇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疏** 傳周至至

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

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 **天視自我民視**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 **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已能無惡于民民之 **疏**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有過在我教不至 正義曰言此者以

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

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

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 **今朕必往我武惟**

百姓懍懍皆謂天下眾民也

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

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

疏

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

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

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

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

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

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

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

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

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疏勗哉至

王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

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

姓慄慄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慄慄是怖懼之意言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慄慄然以畜獸為喻民

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
去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
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

令之重難之義衆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士百夫長已上

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
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

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
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
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
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
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不至百夫長而
止知此衆士是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
百夫長已上也

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疏傳言天至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
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
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

怠惰不敬 **疏** 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論語

天地神明 **疏** 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與

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

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

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

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

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 **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

之甚 **疏**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日斲

之甚 **疏** 之樊光云斲斲也說文云斲斲也斲朝涉

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

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

殺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 **不以**

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

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 **作威殺戮毒痛四**

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海** 痛病也言 **疏** 傳痛病至及遠 正義曰痛病釋

云病四海者言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 邪之人反

害所及者遠也 尊信之可法以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 而不顧箕

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 **疏** 郊社至婦

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

耳竒技謂竒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
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
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
疏傳祝斷正義

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
爾其孜孜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
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
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
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

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
除本言紂為天下惡

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
惡之義絕

盡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
為果致果為

毅登成也成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
汝君之功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

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

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功多有厚

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
明德充塞四方明著

岐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
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
無罪於天下故天

小三六五 十七

佑之人 盡其用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若

克我非我父罪 疏 傳若紂至之致 正義曰言克 我之無善之致 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

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 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 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

舉全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 與受戰于 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牧野作牧誓 至牧地 武王至牧誓 正義 而誓眾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

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 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眾更叙其事作牧誓 傳

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

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

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

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

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

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

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

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

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

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

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

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

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

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

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

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緇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夫長也

旦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

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

陳甲子朝誓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將與紂戰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

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高
北

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繼收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
 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
 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
 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
 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眾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
 旄示有事於教逃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

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

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

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

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

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詁文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

同志為友言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

主民司馬王其司**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

空王土指誓戰者**疏**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

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

庶之政今司馬王其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

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

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

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亞旅師氏**亞次旅眾也眾

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師氏大夫官**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

以兵守門者**疏**言文旅眾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

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

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千夫長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官

百夫長 師帥 疏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

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

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

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

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

以為師帥旅帥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

也與孔不同 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

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疏 傳

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

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

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

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

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

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

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

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

蜀者巴在蜀之南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

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

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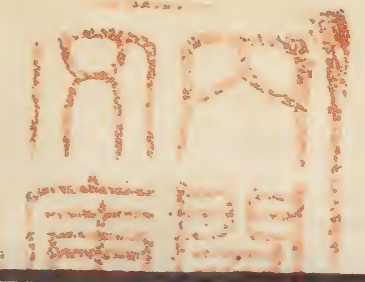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折言 稱舉也戈 疏 傳

舉至干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

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

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



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
戰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
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
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此矛長立之於地故言
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

亡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

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

雄走曰牝牝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
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
摠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
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
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

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已惑紂

疏傳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躬辛伐有蘇

氏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云躬躬本紀

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

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言者貴之姐

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

疾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
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昏棄
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紂者此女也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疏**傳昏

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

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

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

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

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疏傳使四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

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

乃止相齊言疏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

當旅進一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眾也言當眾進一心也夫

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疏傳夫子至為例

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正義曰此及

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

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勗勵乃呼其人

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勗哉夫

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子尚桓桓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

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貌執夷虎屬也四

獸皆猛健欲士眾

法之奮擊 **疏** 傳貌執夷 正義曰釋獸云貌白狐

於牧野 **疏** 其子穀舍人曰貌名白狐其子名穀

郭璞曰一名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眾能奔來

執夷虎豹屬 **疏** 傳商眾至之義 正義曰迓訓

之如此則所以 **疏** 迎也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

役我西土之義 **疏** 迎也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

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

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今彼知我有義也

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

來降者無逆志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

以為我西土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 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

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

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 **作武成**武功成

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

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

之史叙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
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
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
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
野澤為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為法 正義曰
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
記識善事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是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 疏 武成 正義曰此
也 武成 武功成於克商 疏 篇叙事多而王言
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
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
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
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兼父祖之
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
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

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
無作神羞其管且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崩
贖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
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
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
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
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眾既
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
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
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
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
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
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秦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

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

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

序修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

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

自近始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

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

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

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秦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
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
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
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
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
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三日近死魄者形也謂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
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
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

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
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
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
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
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
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
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
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
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
是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
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
河而西車甲櫜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
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
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
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
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
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
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
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
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
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
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
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
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
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
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
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

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
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
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
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
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
此三當為四既生魄庶邦冢君既且百士受命
由字積與誤

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統傳魄生至一
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統正義曰

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
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
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
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
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
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

前
九

禮
禮

官探其時曰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
 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
 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
 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
 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若曰嗚呼羣后
 告諸侯謂后稷也尊**疏**傳謂
惟先王建邦啓土祖故稱先王**疏**傳謂
 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
 也后稷非主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
 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
 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
 封於郃故言建邦啓土也**公劉古焉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
 之業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
 業疏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

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
 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
 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
 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疏**傳大王至
 兆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疏**王家正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
 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大王之業
 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
 其王功大當天命**大方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以撫安四方中夏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

疏大邦至其德正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惟九

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而文王卒故大業未就

疏傳言諸至未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

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名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

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

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

予小子其秉厥志

言兼文王本意

底商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

紂之時后土社也

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名山華岳大川河

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秦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也事告行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大正以兵征之也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

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賁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兼籍上祖奠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德暴殄天物

害虐丞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疏**暴殄至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逃也天下

而紂為魁主窟聚**疏**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淵府藪澤言大姦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入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滾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

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秉**

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秉天意以絕亂路也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華夏

曰夏及四夷皆相率**疏**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而使奉天成命

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筐篚厥玄黃昭我周

王言東國子女筐篚其綿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

蓋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

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疏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

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

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

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

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

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

卷十
三十一

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

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
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
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
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
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眾至距戰正義
曰旅眾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
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
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眾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
眾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
攻其後必殺人不多多血流漂杵甚之言也孟子
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
無敵於天下以至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
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春器也
戎衣天下大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

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問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

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

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所忻休伏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疏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問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問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調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

皆悅仁 **疏**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 傳成十八服德 **疏** 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

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調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

足

利

學

校

之

公

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
 傾宮之女於諸侯躬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
 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
 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疏** 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
 男五十里 **疏** 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
 為三品 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
 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
 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
 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
 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
 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 **建官惟賢** 立官以
 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疏** 官賢才 **位**
事惟能 居位理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
 必任能事 **疏**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
 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
 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
 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
 此事而彼無五教錄 **惟食喪祭** 民以食為命喪
 論語者自略之耳 **疏** 禮篤 親愛祭祀

崇孝養皆 **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 **崇德報**
 聖王所重 **信顯忠義**

用

功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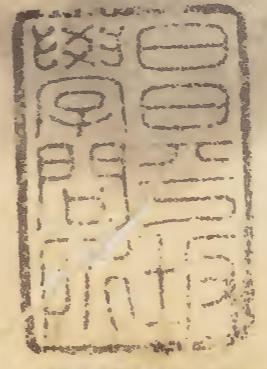
垂拱而治

稱職

尚

尚十

三十五下



功有德尊以爵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

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云拱歛

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
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



嘉慶壬子

三十一

